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时光深处的烟火至味

乔金敏

岁月如流,时节不居。转眼,腊月说来就来了,这过年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。腊月,可以说是过大年的前奏曲。无论城乡,家家户户的墙壁上皆挂着腊肉、腊肠、咸鱼、咸鸭等等。而我啥也没准备,阳台上空空荡荡的,真是辜负了冬天大好的暖阳。幸好爱人从外地带回一只咸鸭子,是我最喜欢吃的那种,很大的一只,如果不仔细看,你一定认为是只小白鹅。

“这鸭子怎么长这么大,贵吧?”我边晾衣服边问,眼前却浮现出一条小溪来。

一群鸭子在夕阳下,顺着溪水飘浮着,有的不时地把长而扁的嘴插进水里,两脚直蹬,挖淤泥里的螺丝;有的扇动着翅膀,那速度多像我在大热天使劲扇着的芭蕉扇,然后“呱呱”叫两声,不知向谁示好或示爱;有的则扭过头看看我,仿佛对我每天傍晚时分,把它们从笼中放出来,给它们自由快乐,报以感激之情……

是啊,从它们一走一摆像我小时候走路的样子开始,鸭子的童年就与我的童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下午放学后,放下书包,第一桩事情,就是赶鸭子下水。双手捉着一根高出我好几倍的长竹竿,嘴里唱着老师刚教的“小汽车呀,真漂亮,真呀真漂亮……”那么天真无邪地徜徉在春风中。

只是鸭子比我长得快多了,转眼就变成大麻鸭了。有一天,母亲说:“马上要‘双抢’了,准备杀几只腌腌,犒劳犒劳。”我瞥一眼正在笼中悠然假寐的鸭子,难过极了,泪水汪汪的,低着头走到自己的房间,生怕被母亲看见,一顿臭骂。

同往常一样,放学后我依然打开笼子,仿佛打开水的闸门,那么多浪花一下涌流着,奔腾着,翻滚着……那场面真的令人笑逐颜开。可是一想到鸭子的命运,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突然,一群鸭子集体飞起来,像天鹅一样飞到天上,我又惊又喜又恐惧,这鸭子怎么会飞呢,难道它



炉火慢炖的温暖

徐晟

寒冷的冬天,最温暖的事情,莫过于下班回家,桌子上炖着咕咕冒泡的一罐滚菜。屋外寒风冷冻,屋内暖意融融,一种小确幸,瞬间填满心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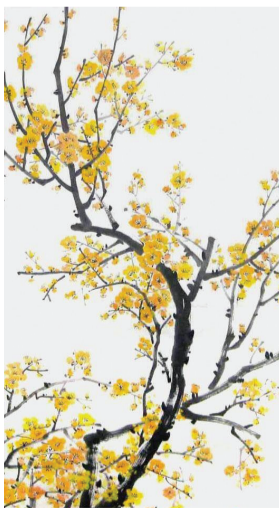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滚当三鲜。”天寒地冻,最适合炖煮。

雪地里拔几个萝卜,扯几根大蒜,择好洗净。萝卜切块,大蒜切段,和炸好的腊肉一起盛入砂锅,在炉子上炖着。一会儿工夫,炉子上的砂锅便热气腾腾,香气四溢。一家人端着饭碗,围炉而坐,你一筷子,我一筷子,吃得头上渗汗。小时候这样的情景,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温暖。

乡下的冬天,日子恬淡而闲散。经历了春种、夏耕、秋收的忙碌,地里该收的收了,该种的种了。乡村,进入一年中最闲适的时光。

天气晴好的日子,男人们便到山坡上砍树枝,准备冬天取暖做饭的柴火,或者背着手到地里转转,察看一下小麦、油菜的生长情况。女人呢?在家里晒晒被褥,腌些咸菜,或者几个女人找一处避风向阳的墙根,一边晒着太阳,一边家长里短地闲聊。她们手上并不空着,一扯一拉地纳着鞋底。

雪一下,天就更冷了。屋顶上皓白一片,看不到一只鸟儿。厚厚的积雪,压得树枝嘎吱嘎吱响。家家户户,少不得生起炉火。炉子放在堂屋中央,几块干柴塞进去,噼噼啪啪蹿出红红的火苗。一家人围炉而坐,烤火取暖。这时候父亲总爱讲一些有趣的故事,我们听得津津有味。炉火似乎也跟着兴奋,火光在我们的脸上欢快



们听懂了母亲跟我说的话?转而一想,它们逃跑了就不会被杀掉,真是太好了呀!我抬头望着正在飞翔的鸭子们,欢叫着直拍小手……

“敏子,起床,上学要迟到了。”我一下子从梦中惊醒,不敢吭声。

后来,不知怎么搞的,我得了痢疾,治愈后,身体非常虚弱。那时候,家里拿不出什么好的滋补品,母亲煮饭时就每天在饭锅里,蒸上一大碟咸鸭子。咸鸭真香,好吃得找不到形容词。吃了第一碗,用咸鸭汤拌饭又吃了第二碗。母亲嗔怪道:“杀鸭还不情愿,要不是天天蒸咸鸭给你吃,看把你瘦成什么样。”

细想想,的确轮到感谢那些活泼可爱的鸭子们了……

其实,要感谢的不止我一个。我的一位初中同学,就是养鸭发家致富的。从一开始像我那样在沟渠里放养,到后来的养鸭专业户,再到现在的禽业养殖有限责任公司,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,规模可大呢!

一日,约了几个同学去参观。哇!光是仓库就有几百平米,却不见一只鸭子。我好奇地问,他说他已经是总经理了,不需要亲自动手的。早已形成了一条孵化、育种、喂养等环节的禽业链,实行线上线下的,统筹购销,品种好的都出口啦!

我故意用张枣的诗大声念道: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/梅花便落满了南山。”大家听后,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一阵冷风吹来,我似乎打了个寒颤。端详着刚买来挂在阳台上的咸鸭,不禁疑惑,它有我童年的味道吗,有我老家的味道,抑或乡愁的味道?

或许最初的,不一定是最好的,却是最真的;最珍贵的,不一定是最好的,却是最稀少的。

我就这样默默地咀嚼着时光深处的烟火至味……

地跳跃。

母亲是不会让炉子空烧着的。“骨头炖萝卜”有点奢侈,“猪血炖豆腐”得提前准备,更多的时候,是白菜、萝卜、干张、粉条大杂烩,等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翻气泡,加入蒜苗、姜末、干辣椒,再来一勺猪油。屋外寒风呼呼,屋内热气腾腾。吃一口滚烫的炖菜,一股暖流迅速传遍全身,母亲的“大杂烩”,温暖了整个冬天。

进入腊月,腌了腊肉,日子更加盈润。母亲的“大杂烩”,有了腊肉加入,味道更加鲜美。母亲最喜欢用腊肉炖萝卜,经历过霜雪的萝卜更加甜脆。吸收了阳光的气息,腊肉格外香醇。母亲的腊肉炖萝卜,清甜却不寡淡,香醇而不油腻,是舌尖上冬日最美的记忆!

这时候一顿饭可以吃得很久。火要熄了,添些干柴;菜夹完了,再往砂锅里下;油水淡了,放一勺猪油。这便是冬闲的好处,吃一锅滚烫的炖菜,温一壶农家新酿的烧酒,聊一些不咸不淡的家常,满屋子热乎劲儿。炖冬,炖的是有滋有味的乡村慢生活。

结婚以后,我住进了城里。妻厨艺不错,土鸡炖粉丝、排骨炖莲藕、羊肉炖胡萝卜……妻的炖菜,一点儿不逊于母亲。但上班以后,日子像上紧发条的钟摆,妻没有空闲一显身手。羡慕父母健在的人家,寒冷的冬天,携一身风雪回家,桌上一锅热浪翻滚的炖菜,寒冷和疲惫,一下子全丢在了门外。

晚来天欲雪。这个冬夜,想起母亲,想起炉火慢炖的温暖……

小寒:把春天藏在了祝福里

潘玉毅

正如农谚所传:“小寒时处二三九,天寒地冻北风吼。”从气象上来说,小寒可能是一年中最新冷的日子,朔风如刀,直欲将人割得遍体鳞伤。但我们若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它,小寒其实也是温暖的。

当时光的脚步走到小寒这一刻,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差不多就要或者已经开始了。尽管很多人都说现在年味淡了,再没有小时候过年的感觉,但年还是年,不管味道再怎么淡,它依然在人们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,尤其对于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,更是如此。无论你在事业上取得了何等了不起的成绩,过年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终归是一种遗憾。不信,你且看你的周围——小寒前后,那些为了生计、为了理想在外打拼的人们早早地规划好了回家的路线,收拾起了行囊和心情,买票、订车、准备礼物。虽然离过年还有些日子,但对那些忙碌、奔波了一年的人们来说,归心已如离弦之箭,早就飞回了那个有可能在几百米开外也有可能几千公里之外的故乡。

人与动物骨子里对于故乡的那点思念原是一样的,想到回家,便会有一股暖意在心里涌动。但这暖意是细微的,细微到不可觉察,毕竟离出发尚早,仿佛一杯酒已经放在水壶里烫上了,但是才过不久,微微有点温度。而农历年与小寒的距离时近时远,温度自然也是不一样的。唯有一点是相同的,“近乡情更怯”,随着年关愈来愈近,这股暖意与日俱增。

城市里,马路两边的树枝已被园艺工人修剪得差不多了,遇着冰冻之年,还常常被刷上一层层颜料,裹上一件件衣物。农村里,靠手艺吃饭的工匠们也都陆续地停下了营生,跑到山上给果树施肥,天气虽冷,几锄头挥下来,身体便开始发热了。竹林里,挖笋的人们将林子翻了一遍又一遍,放眼望去,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处平整的地面。神奇的是,依旧有人来,依旧有笋可挖,或许,此山也是温暖的,正如小寒给人的感觉。

唐人元稹有“小寒”同题诗,尾联云“莫怪严凝切,春冬正月交”。这种季节的变化人的肉眼难以识辨,但心中慧眼可视万物,只要一提起小寒,人们便知道春天近了。于是,即便肌肤上感受到的是阵阵寒风,脑海里呈现的却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世界。

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仿佛小寒把冬天藏在了记忆里,把春天藏在了祝福里。